



回首來時路 新竹中學學習生活的痛苦和喜悅

■ 文 · 王 順

四年制的高中

也許我太愛新竹中學了，同學們讀三年就畢業，我卻讀了四年。

我初中讀的是大甲中學。初中三年成績不錯，學校讓我可以免試升高中。當時我們白沙屯已經有位陳武雄兄插班考上了新竹高中，受了他的影響，我不想直升大甲高中，想考新竹中學。當時新竹中學有最後一屆的初中部，他們是我的競爭對手，新竹中學的初中部是桃竹苗三縣一百多所國小前幾名才能考上的，我實在是勇氣可嘉。

第一天考國文，我帶著筆墨硯台應考，真是初生之犢不畏虎。我記得有一題解釋是「悻悻然」出自「不食嗟來之食」一課，我答「無精打彩的樣子」，沒錯。作文題目是「多難興邦」。（這是袁正同同學提供的，感謝他。）這是一九五八年的事。考完之後，我並沒有報考師範學校或高職，就在家裡等放榜。放榜結果，我僥倖錄取了。

高一的時候，讀了「自由中國」雜誌，那是一本反對國民黨專制的刊物。有一次在火車上讀這本刊物，被數學老師郭崇禮先生看到了，他拿過去翻閱，告訴我：「你讀這種刊物，很好，但是千萬不要在外面亂講話。」

其中有一期社論是「大江東流擋不住」，正告國民黨要自由民主，這是全人類的共同

要求。作者是台大哲學系教授殷海光先生。我讀了大為感動，以一位高一學生寫信給他。殷教授特別找到一位新竹中學校友，到學校找我，奉勸我好好讀書，考上台大再說。

我高一也讀了大學用書「心理學」。在火車上有位長輩很讚賞我。

高一讀完，我有三個科目不及格，必須留級。這三科是數學、生物和美術。

新竹中學的數學程度，是全省有名的。我的數學不及格，當然沒話說。我的生物成績上學期是四十三分，下學期是五十七分。其中最令我困擾的是：觀察青蛙的成長，並做成紀錄；另一個是製作動物骨骼標本，我找到一隻死貓，用肥皂水泡了很久，無法讓死貓腐化，只好繳了白卷。

美術則是令我頭痛的科目，我自認是繪畫的白痴。每張水彩寫生，得到的分數是二十分、三十分。整學年美術老師未能親自指導我，令我十分遺憾。

在海邊獨自流淚的日子

留級給我很大的打擊。我父親是不識字，打赤腳種田和捕魚的鄉下人。辛辛苦苦工作養活一家人，和供給我讀書。我能夠告訴父親我留級的事？我只有一個人躲在海邊流淚難過。我只好下定決心，要拿到班上第一名後，才告訴父親我留級的事。



留級生拿到第一名，沒什麼了不起

第二年重讀高一，我選擇住校。同寢室的同學告訴我，我作夢都在大喊，要拿第一名，是怎麼回事？

班導師康元旭老師是故鄉通霄人，對我照顧有加。康老師教生物，我拿到的分數接近九十分。我很感激他，康老師後來在馬里蘭大學當教授，又到美國海軍總醫院癌症研究中心當研究員，後來不幸辭世，令人心疼不已。

重讀高一，果然得到第一名。校長辛志平先生特別在朝會中表揚我。他大概以為留級生能自立自強，拿到第一名，不無可愛。班上有位楊姓同學，卻跟我說：留級生拿到第一名，沒什麼了不起。他應該是誤會了。我從來沒說自己了不起。倒是，以後高一下，以及高二，班上同學喜歡選我當班長，為同學們服務。

對老師的感恩，常在我心

我何其有幸，在新竹中學遇到許多恩師。他們學有專精，人品高尚，而且有教育愛。這些恩師給我在追求學術的方法上及人格塑造上產生極為深遠的影響。這是我終身不敢忘記的。

當然這必須要感謝校長辛志平先生，因為這些老師都是辛校長聘請的。辛校長是大陸型教育家的典範，和台大校長傅斯年，北一女中校長江學珠，高雄中學校長王家驥，同樣對台灣教育有偉大的貢獻。

辛校長自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七五年，奉獻三十年的心血在新竹中學，三十年不改其志。任內堅持三育並進，使新竹中學成為全

省名校之一。

我要提的恩師像高一的導師康元旭先生，前文已提到，不必重述。先說音樂老師蘇森堉先生。第一次視唱考試，是五線譜的考試。我在大甲初中，老師沒教五線譜，結果得了零分。蘇老師在下課前說，有位同學不會五線譜，希望他好好練習，迎頭趕上。這句話給我極大的安慰及鼓勵。很快的，我不但學會五線譜，在老師的教導下，懂得欣賞古典音樂，終身受用。就讀台大期間，有一天在火車站前的公車站遇到蘇老師，他要去清真寺，不知道路。我放下既定行程，陪老師到清真寺。這算是我感恩圖報的方式，雖然這只是小事。

楊胤宗老師是我高三的國文老師。他書教得真好。他常常在班上稱讚我的作文，令我十分尷尬。楊老師指定我參加全省高中的作文比賽。當時不是現場比賽，是拿作文簿的一篇作品參賽。記得我寫的是「建都論」，我主張將來應該建都北京，而不是南京。這篇作文得到全省高三組的第一名，第一名的有兩位。另一位是建國中學高三的學生。第一名有獎金三百元（當時幣值頗大）。獎金發下時，我已經在台北讀大學了。我不知道不識字的父親是如何到新竹中學去的。父親領獎後，到台北告訴我，母校的老師和職員對他很客氣，令他很高興。我知道了，也很激動，很感恩。

父親是不識字的農夫漁民。有一次到鎮上公家機關辦事，請人代筆寫字。竟遭人相應不理。這給他刺激很大，決心讓我好好讀書。我後來讀書立論，為人處事，頗具鄉下泥土味道和草根性格，時時不忘為鄉下民眾



請命，為他們做代言人，關心基層的民生疾苦，完全是父親的經驗給我最大的激勵。

另外，最令我感激和懷念的是我高二的英語老師張永傳老師和高三班的導師鄭桂馨老師。

張永傳老師是新竹中學早期的校友，畢業於台大外文系，師大英語研究所，並多次以獎助金留學英美。

張老師高二上教我們寫英文作文「冬天」。或許老師認為高二學生寫不好英文作文，在黑板寫了幾段中文，要我們翻譯成英文。後來才知道老師是採用一種引導式作文法做為開導漸進，我卻自行創作。作文簿交出後，我開始擔心，老師可能不喜歡我這麼做。沒想到簿子發下來，老師給我九十八分，並給我許多鼓勵。這給我的影響太大了。我們高二英文法讀本，用的是台北市商務印書館的「實驗高級英文法」，這本書全書用英文寫成，而且份量很重。老師除了教課文之外，能夠把重點教給我們。如今想來，老師實在功力深厚，不然是難以辦到的。

另外，一九六〇年代初期，英文辭典的工具書是少見的。老師介紹一本英英辭典，對高中生很難。查一個生字，往往會有新的生字，還得另外查下去，非常吃力。我下了苦功，幾乎把那本辭典翻破了。這一本辭典開頭還附有動詞造句類型 (Verb Patterns) 的簡表，列有動詞二十五型，熟讀這二十五型就知道英文的結構就是這麼簡單，不必恐懼，令我猶益不淺。老師上課還介紹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 (Pearl S. Buck) 寫的 The Good Earth (大地)，那是一本描寫一九三〇年代中國農村生活的鉅著，英文行文流暢。

我大約在高三上就讀完全書，對我的英文能力幫助極大。感謝老師在高二給我訂好基礎。我高二下的英語成績高達九十六分。這在新竹中學各科低分的情況下，應該是極為難得的。

高三上有英文競試，我得了第一名。教務主任說，第一名有三十元獎金，希望自行購買獎品。當時，張老師已辭新竹中學轉到台北市任教師大與北一女，我請老師代為選購。老師寄來的書本當然超過三十元。我記得有一本是大學用書「美國話」(Spoken American English)。不僅此也。一九六二年，我在台大過窮學生的日子，老師幫我介紹英文家教，要我幫忙編寫英文講義，幫忙我解決生活問題，老師的恩情我終生感激。張老師後來在台師大英語系成為很受歡迎的教授，我很高興。

鄭桂馨老師是我敬佩的高三班導師。一九五九年，我讀高一時，數學老師請假，鄭老師來代平面幾何的課。雖然只上了幾節課，對鄭老師留下深刻的印象。高二時，無緣受教於老師。然而，卻有幸在週會聽到老師的演講。時間大約在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間，老師應邀到日本考察數學教育，回來後，學校請老師做專題報告。其中，有關數學專業的部份，我可能聽不懂或都已忘記。然而，我很清楚記得一件事，老師說：日本某高一高中，因為考大學考得不理想，許多位校友回母校抱頭痛哭。這顯然有鼓勵我們的意思。這是五十多年前的往事，我仍然清楚記得，不知當年的同學有此記憶否？一九六一年九月，老師擔任我們高三乙班導師，並且教我們解析幾何。特別值得提的是，



老師自編的講義，每一章節的來龍去脈，簡潔清晰，比教科書易懂易記，更教導我們對任何事物合乎邏輯的思考能力。二〇〇二年，在新竹中學校校友年會中，校友郭清江上台報告說，「鄭老師不但教我們數學，還教我們如何思考。」可見學生對老師的敬佩。

一九六一年九月，辛校長應邀到美國訪問，家長會會長在朝會宣佈，教師節快到了，希望每位同學繳交二十元，對老師表示敬意。老師卻對我們說，這個錢你們可以不必交，敬師不必用錢。如今想來，這是何等可貴的風骨！我出身農漁之家，經濟很不好，我中午飯盒帶的大多是青菜豆腐，能帶個荷包蛋，簡直樂不可支。我還記得當時一個雞蛋是七角錢。一九六二年，大學聯考後，我回學校領成績單。老師見到我，一再告誡我，上了大學，一定要謹言慎行，不像在高中，可以童言無忌。這是何等可貴的師生之愛！我讀台大期間，有兩位同學因參加台獨組織被判刑十年。蔣介石去世，減刑兩年，足足在火燒島坐了八年的苦牢。我非常感謝老師給我謹言慎行的告誡。我終身感激老師給我的教導。

情書像聖經

在高中期間，還有其他事情值得一記。

高二時，我還努力想得第一名。歷史老師突然宣布，明天要交作業。我還沒把作業寫完，請老師寬限幾天。沒想到老師拒絕，作業零分，第一名的美夢宣告破碎。如今想來，寬限幾天應是合理的要求。

高中時，國共持續內戰。高一的軍訓教官上我們的課，強調保密防諜的重要。他甚至語出驚人地說，說不定你的父親就是匪諜。

年少氣盛的我，站起來舉手說，報告教官，我的父親一定不是匪諜。教官很客氣，示意要我坐下。我的意思是，我父親不識字，連毛澤東、蔣介石是誰都不清楚，怎麼可能是匪諜？教官很有風度，並沒有處罰我，二十幾年後，我在學生的婚禮上遇到這位教官。我趨前說，報告教官，我是你在新竹中學的學生。這位教官姓王。另一位高三邊姓教官就不一樣了，這位教官上我們的課說，他寫的情書，女朋友都當作聖經一般捧著讀。他顯然低估新竹中學學生的程度。

比較嚴重的是，我高三上的軍訓成績竟然是五十九分。我當時是班長，軍訓課也從未有犯規紀錄。更糟糕的是，軍訓不及格，不能考大學。我只有惶恐地等待第二學期的軍訓成績。結果，也許我的祖宗積陰德，我的分數是六十一分，平均剛好及格，可以考大學，真是謝天謝地！後來我居然在台大校園遇到這位教官，我只好裝做不認識。

結語

台灣城差異甚大，下的孩子更要自立自強，加倍努力，才可望有所成就。美國一位心理學家說：每個孩子都有某些潛能，學校應設法激發其潛能，讓孩子適當展現他的潛能。我出生在一個窮僻壤的文盲家庭，有幸經由新竹中學而上台大求學，再回故教育像我一樣的小孩，奉獻我的所學於家，這要感謝高中時期的恩師們激發了我的潛能。

我對高中時期恩師們的恩情除了感激無以回報，特別用文字記錄下來表達最深摯的謝意並作為我此生最美好的回憶。